

曾国藩家族家风的八个关键字



张天杰

中国传统的世家大族，历来重视家风、家训，或家法、家教。只有家风代代相传，谨守勿失，方才能保证家族的长盛不衰。曾国藩家族也不例外。

湘乡荷叶塘曾氏家族的家风，虽说源自曾国藩的祖父，但真正总结为“八字诀”却已是在曾国藩手里了。

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，字星冈，造封中宪大夫，累赠光禄大夫。据说星冈公早年失学，故而有过一段浮薄浪子的生涯，中年以后深以为耻，浪子回头，于是开创曾氏家族的耕读家风，并为家族的兴旺发达积累了第一桶金。

就其所谓家风的“八字诀”，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经常论及，最为详尽的论述则在与其子曾纪泽的书信之中。《谕纪泽》（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）之中说：

初一日接尔十六日禀，澄叔已移寓新居，则黄金堂老宅，尔为一家之主矣。昔吾祖星冈

公最讲求治家之法，第一起早，第二打扫洁净，第三诚修祭祀，第四善待亲族邻里。凡亲族邻里来家，无不恭敬款接，有急必周济之，有讼必排解之，有喜必庆贺之，有疾必问，有丧必吊。此四事之外，于读书、种菜等事尤为刻苦留心，故余近写信信，常常提及书、蔬、鱼、猪四端者，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。

曾国藩听说曾国潢（澄侯）当时移居到新房子去了，曾家老宅黄金堂只住曾国藩自家的几口人，于是年纪轻轻的曾纪泽便成了黄金堂祖屋的主人。在这个特殊的时刻，曾国藩便以传自其祖父星冈公的家风相告。

再补充此信之一家书的说明：“考者，祖先祭祀，敬奉显考、王考、曾祖考，言考而妣可该也；宝者，亲族邻里，时时周旋，贺喜吊丧，问疾问急，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。”（《致澄弟》，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）

那么这“八字诀”的具体内容分别如下：“书、蔬、鱼、猪、早、扫、考、宝”。早，起早；扫，扫屋；考，祭祀祖先；宝，亲族邻里，恭敬款接，济急、解讼、贺喜、问疾、吊丧；书，读书；蔬，种菜，种竹；鱼，养鱼；猪，养猪。

再说曾国藩此处所说的“近写信信，常常提及”，检索现存《曾国藩家书》，则提及的次数约有二十多次，可见真是念兹在兹了。

曾国藩曾在《大界墓表》一文中回忆星冈公的话：“凡菜如手植而手撮者，其味弥甘；凡

物亲历艰苦而得者，食之弥安也。”世家子弟也当参与适度的农业劳作，一是物力维艰的体察，一是亲手种植的收获，而后食之则心安理得，味道自然与买之于集市者大不相同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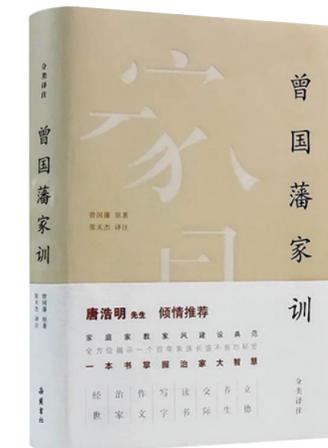
与之相似，曾国藩还说：前述祖父之德，以“书、蔬、鱼、猪、早、扫、考、宝”八字教弟，若不能尽行，但能行一“早”字，则家中子弟有所取法，是厚望也。（《致澄弟》，咸丰十年四月十四日）

曾国藩认为最为重要的还是一个“早”字，也即所谓“日出而作”。

还比如“考”字。曾国藩说：其诚修祭祀一端，则必须尔母随时留心。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，饮食第一等好者亦备祭祀之需。凡人人家不讲究祭祀，纵然兴旺，亦不久长。（《谕纪泽》，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）

当时祭祀之事，是欧阳夫人亲自管理，曾国藩要求纪泽告知其母，祭祀是关系家族兴旺的大事，随时都要留心。

曾国藩常年不在家，故而谈及“八字诀”的家风，多半是在与守护家业的兄弟曾国潢的书信之中。再者，曾国藩还曾计划亲自写一幅寿屏，送与曾国潢夫妇。《致澄弟》（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四日）说：“余本思将书、蔬、鱼、猪、早、扫、考、宝八字作一寿屏为贤弟夫妇贺生，日内匆匆，尚未作就。”（《致澄弟》，咸丰十年五月十四日）具体说到如何安排八字的顺序，以及书写的章法：“横写八字，下用小字注出。此法最



好，余必遵办。其次序则改为考、宝、早、扫、书、蔬、鱼、猪。”

遥想曾国藩家族，历经一个半世纪而人才辈出，其中必当与其“八字诀”等家风之传承有一定关系，至少曾国藩的几个兄弟、儿子等一定深受其影响。

如今，虽早已不是田野牧歌的时代，但耕读传家的某些意味却依旧值得固守。不消说“早、扫、考、宝”四字依旧适用，即便是“书、蔬、鱼、猪”四字，也尚有一定的适用性，读书当是一辈子志业，而种蔬、养猪则可以看作勤劳与俭朴的精神，为何不能继续代代相传呢？

（《曾国藩家训》曾国藩著 张天杰导读、译注，岳麓书社出版）

有所得 为劳动者写出的「时代之书」——读方欣来《湘路》

舒文治

不久前，我参加了湖南本土作家方欣来的长篇报告文学《湘路》研讨会，适逢中国作协十代会闭幕刚十余日。与会一位北京来的资深评论家指出，《湘路》出版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发表前后，是恰逢其时的“文章合为时而著”，其意义和价值有了更大的讨论空间。

我看好《湘路》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情态、诗意，涌现出来的无数真实的生动，看好一个基层业余作者“一直在路上、一直和劳动者在一起”的写作姿态，并有一个大省写一部彰显个人美学风格的公路史的锦心雄心。尽管《湘路》在取材、构造、细描、深说等方面还有打磨空间，但仍不失为一部热腾腾、气昂昂、文灿灿、情深深的优秀报告文学。

人民成为了作品的主角，作者以情怀、情义、情趣之笔，为一群一线普通劳动者写出了一卷“时代之书”。方欣来写出了湘湖大地网络上发生的一串精彩感人的故事，见证了湖南的发展史，在更宏大的视野里，也见证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“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”。

《湘路》是一部“在路上”的作品。把路和人紧紧结合起来写，于是，路桥和“公路人”都有了鲜明的辨识度，在形象和审美上完成了飞跃。读者油然而生一种冲动，想沿着方欣来走过、写到的湘路去看看沿途的风景，去巧遇那些质朴可敬的养路工们。方欣来又把一群人叠放在路上和历史时空里来写，完成了湖南“公路人”群像的塑造，整部作品充满自信感、流动感、变迁感、时代感，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她写出了在大地上行走和飞驰的奔腾感，透着“雄关漫道真如铁、而今迈步从头越”的酣畅诗性。

《湘路》又为如何写好熟悉的工作和熟悉的人物提供了独特写法。写熟悉的人和事，是一个悖论，看似好写，实则难写。特别是写路，容易熟视无睹，路又是固化的单调的物，给书写带来了很大难度。修路架桥都已成过去时，要把时空跨度如此大的人和事串起来，写出历史的厚重与人物的鲜活，很不容易。

方欣来自有她的巧妙妙招，特别是在以下三个方面，给我印象深刻：

一是特别有意识的结构法。处理宏大题材，结构不得法，往往会失衡、僵硬。《湘路》分为七章，由38篇加序篇、尾声共40篇构成，每篇相对独立又内在相连，形成较为完整的网状结构，将一些零碎写硬写粗写不饱满生动的主题巧妙嵌入其中，变成有机组成部分，让我想起就近取譬，像她用心用情走过的几十段“湘路”所构成的一张天网，蜿蜒多姿，如画卷徐徐展开，文本的整体美感和细处的耐人寻味，较好地编织成锦。

二是自有标准的剪裁法。24万多公里的湘路，百年来的公路史，百万以上的公路人、建设者，材料多如星辰，故事不计其数，剪裁不得法，作品将淹没在一片汪洋的材料之中，只见报告，不见文学。

方欣来聚焦一线，聚焦普通劳动者，从中发现可爱与美，发掘“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”，大写“来时路”的艰苦卓绝，描绘不断“扑入眼帘的画框”，共同组成共时性的立体画。作者摇身一变，成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导游，她一路讲故事、说历史、绘风景、谈感受，张弛有度，让我们一路跟随，一路分享。

三是写活了她的“诗与远方”。方欣来发挥其女诗人、散文家的优势，她“万里走单骑”，既是“在路上”的行动者、探访者、见证者、思考者，又是一个情怀主体，以女性丰富细腻的内视角，一路走来，一路诗化感悟，鲜亮地泼洒她的诗性，将很多段落（也是路段）变成了她的散文诗。如此写，既是特色，也有必要，以此来中和、软化、诗化大量数据、术语介入文本造成的行文生硬和阅读枯燥，值得那些有史诗冲动却写得粗放理性的报告文学作家借鉴。

（《湘路》方欣来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）



辉映故乡泥土的星光

——关于作品集《星光》

雨里书外

刘本楚

辰溪县作家协会最近编辑出版的会员作品集《星光》，是写在大地上的文章、唱响大地的歌吟、描绘大地的诗篇、倾注大地色彩的厚意深情。

《星光》共收录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180篇（首），16万余字，基本上是在各级报刊公开发表的作品，渗透着25位业余作者血脉的深情流淌和灵慧的鲜活跳动。

首先，从小说来看，以《北风那个吹》《半罐二婶》《敢不敢干》《花酒店》等为代表的

30篇中、短篇小说，大都取材于乡土，都是从泥土里刨出来的人情故事。有莽莽群山中飞出的“小鸟”，有泥土深处拱动的“小虫”，有溪流漫游的“鱼虾”……虽然都是小人物，但在他们的心海里也能翻起大波浪，在他们人生的河流里也久久地翻涌着甜酸苦辣的浪花。

一位知名老作家曾对《北风那个吹》有过精彩的点评：“不动声色的叙事，却在铺张着一段非同寻常的爱的传奇，让人情牵意缠，让人久难释怀。如此真切地拨动着人所共有的情感神经，谁还会去怀疑故事的真实性？作者高超之处，正在于此。”

在五千年的中华文脉的源远流流中，散文一直是文学门类中主要文种之一。从《星光》作品集收录的81篇散文看，大都是在党报副刊发表的，充分融汇了党的宗旨和大政方针，表达了人民大众的心愿，抒发了作者对党和人民及祖国山河的满腔激情，深刻表达了作者对人民大众的深情热爱和深刻眷恋。以《留住那些感动》《黑嫂》《远去的油坊》等为代表的散文篇章，无一不是山水心语、泥土深情和人生感悟。

诗歌，尤其古典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。《星光》集选的诗歌，大多是取材于对山水的歌吟，对泥土的低唱。其中不乏一些亮眼的词句，深远的意境，深刻的寓意，也能将画意诗情推向高潮。如《我是一滴水》《穿岩山，带着诗意去看你》《端午》等，都不愧为一颗颗翠绿的玉石，从山

水、泥土里孕育孵化跳动出来，闪烁在读者的眼里。

可惜作品集中现代诗歌太少，诗歌的特点还不能高度集中地表现出来。不过在《星光》这块有限的园地里，也能闪烁着诗歌的星光，闪烁着诗歌的弦外之音、话外之意、境外之情，使诗歌的意境走向辽阔无边的海洋和天空，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

《星光》集里的报告文学，还是一个弱势群体，其中选载的4篇文章均出自一位作者之手。这4篇报告文学也算是比较成熟的。从人物的典型性、事迹的先进性、语言的文学性看，基本达到了报告文学各要素的完善统一。用文学的语言，突出的事迹，描画的细节，并以丰富动人的情感，丰满了人物形象。如扶贫队长梁丽萍、村支书刘仁忠、重返娘家的雷金凤、爱心真情播山乡的张茂爱等，这些小小人物，都是破土而出的泥土形象，泥土的血肉，泥土的情怀。

辰溪的报告文学作者，有待更加深入生活，深入百姓心灵，方能创作出有温度更有深度的不愧于时代、不愧于人民的报告文学作品来。

春光明媚开景眼，文采风流入画图。泥土，是文学创作者的立根之本；故乡，是我们的出发原点。泥土无言，深藏真情，山水无语，如画风光。《星光》照亮了故乡山水的亮色，《星光》更是辉映着故乡泥土的星光。

（《星光》辰溪县作家协会编 团结出版社出版）



我写我书

有了属于自己的一本书

彭世民

《凤凰花开的路口》终于面世了，这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散文作品集。

书本寄过来的时候，捧在手里阅读，我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。农村出生的我，经历过辍学、打工、从军、提干、读军校再到转业到地方工作的点点滴滴，其中的苦与乐、艰辛和挫折，失去和收获，感悟和感恩，此刻如潮水般涌来。

席慕容说：“我只是喜欢在忙碌与紧迫的一天之后，在认真地扮演了种种角色之后，可以终于在灯下，终于在夜深人静的时刻，拂拭掉心上所有的尘埃，与另一个自己静静地相对。”是的，每每与文字相对而语的时候，我就还原成了纯粹的自我，单纯而快乐。

我涉足散文，是在转业到县人事局从事办公室工作的时候，当时也就是写写材料或偶尔发点新闻稿。在领导和同事的鼓励下，我也开始学着写散文，把写好的第一篇散文《心中的时表》，投到我们县里的报刊上，很快就发表出来了。

写作就像一条流淌的小河，一株蓬勃生长的花草，一个瞬间的意念，一件件生活中的人和事，都会在我心中激荡，时时激发我创作的欲望。我的作品也慢慢开始在《湖南日报》《湖南文学》《中国报告文学》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等报纸杂志发表了，同时我还申请了纯文学公众号“梧桐听雨”，发自己的稿子，也帮朋友们推荐文章。

2014年，我被岳阳市作协推荐到毛泽东文学院第十三期中青年作家班学习。我深

知，文学之于我，是内心自发的需要，这种需要，没有外部强加的力量，她确认了我的存在，也确认了我的憧憬与期盼是如何穿过每一天的黎明黄昏。那年我加入了湖南省作协，后来又加入湖南省儿童学会、湖南散文学会。

不少朋友曾建议，让我把自己作品集出个册子。说实话，我想过。

尽管我的笔下没有气贯长虹的浩气，但我心胸里时刻向往着火热与奔腾，笔耕不辍，勇往直前。我在驻村扶贫的时候，农民的爱与恨、苦与乐、喜与忧、人情冷暖，无不凝聚为笔尖下的文字，我把一篇篇扶贫日记变成铅字，还在村里办了一个暑假写作班，请县里的作家给孩子们上课，在大山里，让自己生命的画卷充满色彩。也就是因为在这些路口面前的选择与书写，构成了这本书的骨骼，从少年到中年，希望这本书，也能像个老朋友一样，激起大家的共鸣与回忆。于是才有了我出版的这本《凤凰花开的路口》动机。

女儿说：“爸，您的扶贫日记发表了这么多，这几年您写了这么多文章，有几万字吧，也应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吧。”女儿的一句话重新勾起我出书的念头，我就开始着手整理手稿，出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，我深深地觉得这些浅显的文字，缺乏着散文的深度与内涵……不管我所写的作品质量如何？我知道也是到了该做个总结的时候了。这本书的出版，也许是我文学生涯当中一个必然的节点。

同我一起长大的彭彰武是中国作协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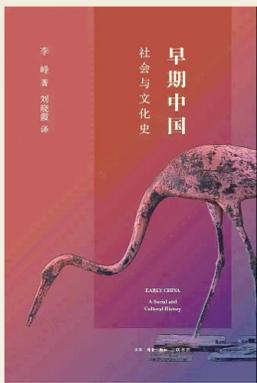


员、广东省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，他回家探亲时，我把书稿交给他，想听一下他的意见。他对我的书稿给予了很高评价，还专门为我写了序《情到深处意真真》。女儿也为我作了序二《凤凰花开的路口》，我书本的名字就是来自女儿的序言。

《凤凰花开的路口》共分脚印、年少、至爱、流年、曙光、行云六辑。记录着对故乡、对亲人、对童年、对军营、对生活的回忆与感悟，在行走文字多年之后的今天，这都是我从心底打捞出时光，让身边的或者远方的朋友都能够通过这本书看到我成长的影子，希望他们能够在看这本书的时候，觉得我和他们并不那么遥远。

（《凤凰花开的路口》彭世民著 团结出版社出版）

走马观书



《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》 李峰著 刘晓霞译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本书以“早期中国”的视角，尝试描述和解释从文明起源至公元前220年东周灭亡的历史，并将此段历史放在一个比较的脉络中，思考国家形成、书写起源、法律和政体、诸子百家等在中国社会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问题。

作者熟谙出土的古文字与物质材料，也掌握传世文献，同时深入了解西方的考古学理论；在宽广的视角中重新检讨中国文明，强调其连续性与同质性，是一本结合历史学与考古学的重要著作。



《流俗地》

[马来]黎紫书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黎紫书以马来小城的“楼上楼”为中心，洞开马来西亚的华人世界，他们的爱恨、生死、出走、回归，无不沾染此时、此地的风俗与况味，《流俗地》中的故事非在这里发生不可，非如此不可。

马来锡都世俗小城里，平淡生活，数十年历史深处的一众卑微生命，个人命运的创伤与徒家流落，不同族群关于各自民族的身份认同与情感交融。每一种悲凉的生存底色中，都高昂着人性的倔强；每一个个体的浮沉，都渗透着作者对历史饱含关怀的回望。

